

shangeiki / September 27, 2017 10:58AM

[我的半生生活](#)

其實，當初堅持要去撒哈拉沙漠的人是我，而不是荷西。

後來長期留了下來，又是為了荷西，不是為了我。我的半生，飄流過很多國家。高度文明的社會，我住過，看透，也嘗夠了，我的感動不是沒有，我的生活方式，多多少少也受到它們的影響。但是我始終沒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，將我的心也留下來給我居住的城市。[\[url=https://www.citytalk.tw/bbs/thread-368085--1.html\]](https://www.citytalk.tw/bbs/thread-368085--1.html)[FIC](#)[\[/size\]](#)[\[/color\]](#)[\[/url\]](#)

不記得在哪一年以前，我無意間翻到了一本美國的《國家地理雜誌》，那期書裏，它正好在介紹撒哈拉沙漠。我只看了一遍，我不能解釋的，屬於前世回憶似的鄉愁，就莫名其妙，毫無保留的交給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。

* * *

等我再回到西班牙來定居時，因為撒哈拉沙漠還有一片二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地方，是西國的屬地，我懷念渴想往它奔去的欲望就又一次在苦痛著我了。

這種情懷，在我認識的人裏面，幾乎被他們視為一個笑話。

我常常說，我要去沙漠走一趟，卻沒有人當我是在說真的。

也有比較瞭解我的朋友，他們又將我的嚮往沙漠，解釋成看破紅塵，自我放逐，一去不返也——這些都不是很正確的看法。

好在，別人如何分析我，跟我本身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。

* * *

等我給自己排好時間，預備去沙漠住一年時，除了我的父親鼓勵我之外，另外只有一個朋友，他不笑話我，也不阻止我，更不拖累我。他，默默的收拾了行李，先去沙漠的磷礦公司找到了事，安定下來，等我單獨去非洲時好照顧我。他知道我是個一意孤行的倔強女子，我不會改變計畫的。

在這個人為了愛情去沙漠裏受苦時，我心裏已經決定要跟他天涯海角一輩子流浪下去了。

那個人，就是我現在的丈夫荷西。

這都是兩年以前的舊事了。

* * *

荷西去沙漠之後，我結束了一切的瑣事，誰也沒有告別。上機前，給同租房子的三個西班牙女友留下了信和房租。關上了門出來，也這樣關上了我一度熟悉的生活方式，向未知的大漠奔去。

* * *

飛機停在活動房子的阿雍機場時，我見到了分別三個月的荷西。

他那天穿著卡其布土色如軍裝式的襯衫，很長的牛仔褲，擁抱我的手臂很有力，雙手卻粗糙不堪，頭髮鬍子上蓋滿了黃黃的塵土，風將他的臉吹得焦紅，嘴唇是乾裂的，眼光卻好似有受了創傷的隱痛。

我看見他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裏，居然在外形和麵部表情上有了如此劇烈的轉變，令我心裏震驚的抽痛了一下。

我這才聯想到，我馬上要面對的生活，在我，已成了一個重大考驗的事實，而不再是我理想中甚而含著浪漫情調的幼稚想法了。

從機場出來，我的心跳得很快，我很難控制自己內心的激動，半生的鄉愁，一旦回歸這片土地，感觸不能自己。

撒哈拉沙漠，在我內心的深處，多年來是我夢裏的情人啊！

我舉目望去，無際的黃沙上有寂寞的大風嗚咽的吹過，天，是高的，地是沉厚雄壯而安靜的。

正是黃昏，落日將沙漠染成鮮血的紅色，淒豔恐怖。近乎初冬的氣候，在原本期待著炎熱烈日的心情下，大地化轉為一片詩意的蒼涼。

荷西靜靜的等著我，我看了他一眼。

他說：“你的沙漠，現在你在它懷抱裏了。”

我點點頭，喉嚨被哽住了。

“異鄉人，走吧！”

荷西在多年前就叫我這個名字，那不是因為當時卡繆的小說正在流行，那是因為“異鄉人”對我來說，是一個很確切的稱呼。

因為我在這個世界上，向來不覺得是芸芸眾生裏的一份子，我常常要跑出一個人生活著的軌道，做出解釋不出原因的事情來。

機場空蕩蕩的，少數下機的人，早已走光了。

荷西肩起了我的大箱子，我背著背包，一手提了一個枕頭套，跟著他邁步走去。

* * *

從機場到荷西租下已經半個月的房子，有一段距離，一路上，因為我的箱子和書刊都很重，我們走得很慢，沿途偶爾開過幾輛車，我們伸手要搭車，沒有人停下來。走了快四十分鐘，我們轉進一個斜坡，到了一條硬路上，這才看見了炊煙和人家。[\[url=http://shangweuini.blogspot.com/2016/08/blog-post.html\]](http://shangweuini.blogspot.com/2016/08/blog-post.html)[FIC](#)[\[/size\]](#)[\[/color\]](#)[\[/url\]](#)

荷西在風裏對我說：“你看，這就是阿雍城的週邊，我們的家就在下面。”

遠離我們走過的路旁，搭著幾十個千瘡百孔的大帳篷，也有鐵皮做的小屋，沙地裏有少數幾只單峰駱駝和成群的山羊。

我第一次看見了這些總愛穿深藍色布料的民族，對於我而言，這是走進另外一個世界的幻境裏去了。

風裏帶過來小女孩們遊戲時發出的笑聲。

有了人的地方，就有了說不出的生氣和趣味。

生命，在這樣荒僻落後而貧苦的地方，一樣欣欣向榮的滋長著，它，並不是掙扎著在生存，對於沙漠的居民而言，他們在此地的生老病死都好似是如此自然的事。我看著那些上升的煙火，覺得他們安詳得近乎優雅起來。

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在我的解釋裏，就是精神的文明。

終於，我們走進了一條長街，街旁有零落的空心磚的四方房子散落在夕陽下。

我特別看到連在一排的房子最後一幢很小的、有長圓形的拱門，直覺告訴我，那一定就是我的。

荷西果然向那間小屋走去，他汗流浹背的將大箱子丟在門口，說：“到了，這就是我們的家。”

這個家的正對面，是一大片垃圾場，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穀，再遠就是廣大的天空。

家後面是一個高坡，沒有沙，有大塊的硬石頭和硬土。鄰居們的屋子裏看不到一個人，只有不斷的風劇烈的吹拂著我的頭髮和長裙。

荷西開門時，我將肩上沉重的背包脫下來。

暗淡的一條短短的走廊露在眼前。[\[url=http://poweoki.myblog.de/poweoki/art/11028746/Keine-Mama-ist-Supermama\]](http://poweoki.myblog.de/poweoki/art/11028746/Keine-Mama-ist-Supermama)[\[color=white\]](#)[\[size=1px\]FIC](#)[\[/size\]](#)[\[/color\]](#)[\[/url\]](#)

荷西將我從背後拎起來，他說：“我們的第一個家，我抱你進去，從今以後你是我的太太了。”

這是一種很平淡深遠的結合，我從來沒有熱烈的愛過他，但是我一樣覺得十分幸福而舒適。

荷西走了四大步，走廊就走盡了，我抬眼便看見房子中間那一塊四方形的大洞，洞外是鴿灰色的天空。

我掙扎著下地來，丟下手裏的枕頭套，趕快去看房間。

這個房子其實不必走路，站在大洞洞下看看就一目了然了。

一間較大的面向著街，我去走了一下，是橫四大步，直五大步。

另外一間，小得放下一個大床之外，只有進門的地方，還有手臂那麼寬大的一條橫的空間。

廚房是四張報紙平鋪起來那麼大，有一個汗黃色裂了的水槽，還有一個水泥砌的平臺。

浴室有抽水馬桶，沒有水箱，有洗臉池，還有一個令人看了大吃一驚的白浴缸，它完全是達達派的藝術產品——不實際去用它，它就是雕塑。

我這時才想上廚房浴室外的石階去，看看通到哪里。荷西說：“不用看了，上面是公用天臺，明天再上去吧。我前幾天也買了一只母羊，正跟房東的混在一起養，以後我們可以有鮮奶喝。”

聽見我們居然有一只羊，我意外的驚喜了一大陣。荷西急著問我對家的第一印象。

我聽見自己近似做作的聲音很緊張的在回答他：“很好，我喜歡，真的，我們慢慢來佈置。”

說這話時，我還在拼命打量這一切，地是水泥地，糊得高低不平，牆是空心磚原來的深灰色，上面沒有再塗石灰，磚塊接縫地方的幹水泥就赤裸裸的掛在那兒。

抬頭看看，光禿禿吊著的燈泡很小，電線上停滿了密密麻麻的蒼蠅。牆左角上面有個缺口，風不斷的灌進來。打開水龍頭，流出來幾滴濃濃綠綠的液體，沒有一滴水。我望著好似要垮下來的屋頂，問荷西：“這兒多少錢一個月的房租？”

“一萬，水電不在內。”（約七千台幣）

“水貴嗎？”[\[url=http://beuikio.iblog.com/2017/09/06/spice-cinnamon-rolls/\]](http://beuikio.iblog.com/2017/09/06/spice-cinnamon-rolls/)[\[color=white\]](#)[\[size=1px\]FIC](#)[\[/size\]](#)[\[/color\]](#)[\[/url\]](#)

“一汽油桶裝滿是九十塊，明天就要去申請市政府送水。”我嗒然坐在大箱子上，默然不語。

“好，現在我們馬上去鎮上買個冰箱，買些菜，民生問題要快快解決。”

我連忙提了枕頭套跟他又出門去。

這一路上有人家，有沙地，有墳場，有加油站，走到天快全暗下來了，鎮上的燈光才看到了。

“這是銀行，那是市政府，法院在右邊，郵局在法院樓下，商店有好幾家，我們公司的總辦公室是前面那一大排，有綠光的是酒店，外面漆黃土色的是電影院——。”“那排公寓這麼整齊，是誰住的？你看，那個大白房子裏有樹，有游泳池——我聽見音樂從白紗窗簾裏飄出來的那個大廈也是酒家嗎？”

“公寓是高級職員的宿舍，白房子是總督的家，當然有花園，你聽見的音樂是軍官俱樂部——。”

“啊呀，有一個回教皇宮城堡哪，荷西，你看——。”“那是國家旅館，四顆星的，給政府要人來住的，不是皇宮。”

“沙哈拉威人住哪里？我看見好多。”

“他們住在鎮上，鎮外，都有，我們住的一帶叫墳場區，以後你如果叫計程車，就這麼說。”

“有計程車？”[\[url=http://lieroko.blog.rs/blog/lieroko/generalna/2017/09/07/schafft-euch-gartenfl-chen\]](http://lieroko.blog.rs/blog/lieroko/generalna/2017/09/07/schafft-euch-gartenfl-chen)[\[color=white\]](#)[\[size=1px\]FIC](#)[\[/size\]](#)[\[/color\]](#)[\[/url\]](#)

“有，還都是朋馳牌的，等一下買好了東西我們就找一輛坐回去。”

在同樣的雜貨店裏，我們買下了一個極小的冰箱，買了一只冷凍雞，一個煤氣爐，一條毯子。

“這些事情不是我早先不弄，我怕先買了，你不中意，現在給你自已來挑。”荷西低聲下氣的在解釋。

我能挑什麼？小冰箱這家店只有一個，煤氣爐都是一樣的，再一想到剛剛租下的灰暗的家，我什麼興趣都沒有了。付錢的時候，我打開枕頭套來，說：“我們還沒有結婚，我也來付一點。”

這是過去跟荷西做朋友時的舊習慣，搭夥用錢。

荷西不知道我手裏老是拎著的東西是什麼，他伸頭過來一看，嚇了天大的一跳，一把將枕頭套抱在胸口，又一面伸手掏口袋，付清了商店的錢。

等我們到了外面時，他才輕聲問我：“你哪里弄來的那麼多錢？怎麼放在枕頭套裏也不講一聲。”

“是爸爸給我的，我都帶來了。”

荷西繃著臉不響，我在風裏定定的望著他。

“我想——我想，你不可能習慣長住沙漠的，你旅行結束，我就辭工，一起走吧！”

“為什麼？我抱怨了什麼？你為什麼要辭工作？”荷西拍拍枕頭套，對我很忍耐的笑了笑。

“你的來撒哈拉，是一件表面倔強而內心浪漫的事件，你很快就會厭它。你有那麼多錢，你的日子不會肯跟別人一樣過。”

“錢不是我的，是父親的，我不用。”

“那好，明天早晨我們就存進銀行，你——今後就用我賺的薪水過日子，好歹都要過下去。”

我聽見他的話，幾乎憤怒起來。這麼多年的相識，這麼多國家單獨的流浪，就為了這一點錢，到頭來我在他眼裏還是個沒有份量的虛榮女子。我想反擊他，但是沒有開口，我的潛力，將來的生活會為我證明出來的。現在多講都是白費口舌。

那第一個星期五的夜間，我果然坐了一輛朋馳大橋車回墳場區的家來。

沙漠的第一夜，我縮在睡袋裏，荷西包著薄薄的毯子，在近乎零度的氣溫下，我們只在水泥地上鋪了帳篷的一塊帆布，凍到天亮。

星期六的早晨，我們去鎮上法院申請結婚的事情，又買了一個價格貴得沒有道理的床墊，床架是不去夢想了。

荷西在市政府申請送水時，我又去買了五大張沙哈拉威人用的粗草席、一個鍋、四個盤子、叉匙各兩份，刀，我們兩個現成的合起來有十一把，都可當菜刀用，所以不再買。又買了水桶、掃把、刷子、衣夾、肥皂、油米糖醋……。

東西貴得令人灰心，我拿著荷西給我薄薄的一疊錢，不敢再買下去。

父親的錢，進了中央銀行的定期存戶，要半年後才可動用，利息是零點四六。

中午回家來，方才去拜訪了房東一家，他是個很慷慨的沙哈拉威人，起碼第一次的印象彼此都很好。

我們借了他半桶水，荷西在天臺上清洗大水桶內的髒東西，我先煮飯，米熟了，倒出來，再用同樣的鍋做了半只雞。

坐在草席上吃飯時，荷西說：“白飯你撒了鹽嗎？”“沒有啊，用房東借的水做的。”

我們這才想起來，阿雍的水是深井裏抽出來的濃鹹水，不是淡水。

荷西平日在公司吃飯，自然不會想到這件事。

那個家，雖然買了一些東西，但是看得見的只是地上鋪滿的席子，我們整個週末都在洗掃工作，天窗的洞洞裏，開始有吱吱怪叫的沙哈拉威小孩子們在探頭探腦。

* * *

星期天晚上，荷西要離家去磷礦工地了，我問他明日下午來不來，他說要來的，他工作的地方，與我們租的房子有快一百公里來回的路程。

那個家，只有週末的時候才有男主人，平日荷西下班了趕回來，夜深了，再坐交通車回宿舍。我白天一個人去鎮上，午後不熱了也會有沙哈拉威鄰居來。

結婚的檔弄得很慢。我經過外籍軍團退休司令的介紹，常常跟了賣水的大卡車，去附近幾百里方圓的沙漠賣水，夜間我自己搭帳篷睡在游牧民族的附近，因為軍團司令的關照，沒有人敢動我。我總也會帶了白糖、尼龍繩、藥、煙之類的東西送給一無所有的居民。

只有在深入大漠裏，看日出日落時一群群飛奔野羚羊的美景時，我的心才忘記了現實生活的枯燥和艱苦。這樣過了兩個月獨自常常出鎮去旅行的日子。

結婚的事在我們馬德里原戶籍地區法院公告時，我知道我快真正安定下來了。

家，也突然成了一個離不開的地方。

那只我們的山羊，每次我去捉來擠奶，它都要跳起來用角頂我，我每天要買很多的牧草和麥子給它吃，房東還是不很高興我們借他的羊欄。

有的時候，我去晚了一點，羊奶早已被房東的太太擠光了。我很想愛護這只羊，但是它不肯認我，也不認荷西，結果我們就將它送給房東了，不再去勉強它。

* * *

結婚前那一陣，荷西為了多賺錢，夜班也代人上，他日以繼夜的工作，我們無法常見面。家，沒有他來，我許多粗重的事也自己動手做了。

鄰近除了沙哈拉威人之外，也住了一家西班牙人，這個太太是個健悍的卡納利群島來的女人。

每次她去買淡水，總是約了我一起去。

走路去時水箱是空的，當然跟得上她的步子。

等到買好十公升的淡水，我總是叫她先走。

“你那麼沒有用？這一生難道沒有提過水嗎？”她大聲嘲笑我。

“我——這個很重，你先走——別等我。”

灼人的烈日下，我雙手提著水箱的柄，走四五步，就停下來，喘一口氣，再提十幾步，再停，再走，汗流如雨，脊椎痛得發抖，面紅耳赤，步子也軟了，而家，還是遠遠的一個小黑點，似乎永遠不會走到。

提水到家，我馬上平躺在席子上，這樣我的脊椎就可以少痛一些。

有時候煤氣用完了，我沒有氣力將空桶拖去鎮上換，計程車要先走路到鎮上去叫，我又懶得去。

於是，我常常借了鄰居的鐵皮炭爐子，蹲在門外扇火，煙嗆得眼淚流個不停。

在這種時候，我總慶倖我的母親沒有千里眼，不然，她美麗的面頰要為她最愛的女兒浸濕了——我的女兒是我們捧在手裏，掌上明珠也似的扶養大的啊！她一定會這樣軟弱的哭出來。

我並不氣餒，人，多幾種生活的經驗總是可貴的事。

* * *

結婚前，如果荷西在加班，我就坐在席子上，聽窗外吹過如泣如訴的風聲。

家裏沒有書報，沒有電視，沒有收音機。吃飯坐在地上，睡覺換一個房間再躺在地上的床墊。

牆在中午是燙手的，在夜間是冰涼的。電，運氣好時會來，大半是沒有電。黃昏來了，我就望著那個四方的大洞，看灰沙靜悄悄的像粉一樣撒下來。

夜來了，我點上白蠟燭，看它的眼淚淌成什麼形象。

這個家，沒有抽屜，沒有衣櫃，我們的衣服就放在箱子裏，鞋子和零碎東西裝大紙盒，寫字要找一塊板來放在膝蓋上寫。夜間灰黑色的冷牆更使人覺得陰寒。

有時候荷西趕夜間交通車回工地，我等他將門卡塔一聲帶上時，就沒有理性的流下淚來，我沖上天臺去看，還看見他的身影，我就又沖下來出去追他。

我跑得氣也喘不過來，趕到了他，一面喘氣一面低頭跟他走。

“你留下來行不行？求求你，今天又沒有電，我很寂寞。”我雙手插在口袋裏，頂著風向他哀求著。

荷西總是很難過，如果我在他走了又追出去，他眼圈就紅了。

“三毛，明天我代人的早班，六點就要在了，留下來，清早怎麼趕得上去那麼遠？而且我沒有早晨的乘車證。”

“不要多賺了，我們銀行有錢，不要拚命工作了。”“銀行的錢，將來請父親借我們買幢小房子。生活費我多賺給你，忍耐一下，結婚後我就不再加班了。”“你明天來不來？”

“下午一定來，你早晨去五金建材店問問木材的價錢，我下工了回來可以趕做桌子給你。”

他將我用力抱了一下，就將我往家的方向推。我一面慢慢跑步回去，一面又回頭去看，荷西也在遠遠的星空下向我揮手。

有時候，荷西有家眷在的同事，夜間也會開了車來叫我。“三毛，來我們家吃晚飯，看電視，我們再送你回來，不要一個人悶著。”

我知道他們的好意裏有憐憫我的成份，我就驕傲的拒絕掉。那一陣，我像個受傷的野獸一樣，一點小小的事情都會觸怒我，甚而軟弱的痛哭。

撒哈拉沙漠是這麼的美麗，而這兒的生活卻是要付出無比的毅力來使自己適應下去啊！

我沒有厭沙漠，我只是在習慣它的過程裏受到了小小的挫折。

第二日，我拿著荷西事先寫好的單子去鎮上很大的一家材料店問問價錢。

等了很久才輪到我，店裏的人左算右算，才告訴我，要兩萬五千塊以上，木料還缺貨。

我謝了他們走出來，想去郵局看信箱，預計做傢俱的錢是不夠買幾塊板的了。

走過這家店外的廣場，我突然看見這個店丟了一大堆裝貨來的長木箱，是極大的木條用鐵皮包釘的，好似沒有人要了。

我又跑回店去，問他們：“你們外面的空木箱是不是可以送給我？”

說這些話，我臉漲紅了，我一生沒有這樣為了幾塊木板求過人。

老闆很和氣的說：“可以，可以，你愛拿幾個都拿去。”我說：“我想要五個，會不會太多？”

老闆問我：“你們家幾個人？”

我回答了他，覺得他問得文不對題。

我得到了老闆的同意，馬上去沙哈拉威人聚集的廣場叫了兩輛驢車，將五個空木箱裝上車。

同時才想起來，我要添的工具，於是我又買了鋸子、榔頭、軟尺、兩斤大小不同的釘子，又買了滑輪、麻繩和粗的磨沙紙。

我一路上跟在驢車的後面，幾乎是吹著口哨走的。我變了，我跟荷西以前一樣，經過三個月沙漠的生活，過去的我已不知不覺的消失了。我居然會為了幾個空木箱這麼的歡悅起來。

到了家，箱子擠不進門。我不放心放在門外，怕鄰居來拾了我的寶貝去。

那一整天，我每隔五分鐘就開門去看木箱還在不在。這樣緊張到黃昏，才看見荷西的身影在地平線上出現了。

我趕緊到天臺上去揮手打我們的旗語，他看懂了，馬上跑起來。

跑到門口，他看見把窗子也擋住了的大木箱，張大了眼睛，趕快上去東摸西摸。

“那裏來的好木頭？”[\[url=http://blog.she.com/huangsuisi/2016/01/15/my-regular-headphones/\]](http://blog.she.com/huangsuisi/2016/01/15/my-regular-headphones/)[size=1px

]FIC[/size][[/color][[/url]

我騎在天臺的矮牆上對他說：“我討來的，現在天還沒黑，我們快快做個滑車，把它們吊上來。”
那個晚上，我們吃了四個白水煮蛋，冒著刺骨的寒風將滑車做好，木箱拖上天臺，拆開包著的鐵條，用力打散木箱，荷西的手被釘子弄得流出血來，我抱住大箱子，用腳抵住牆幫忙他一塊一塊的將厚板分開來。
“我在想，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做傢俱，為什麼我們不能學沙哈拉威人一輩子坐在席子上。”

“因為我們不是他們。”

“我為什麼不能收，我問你。”我抱住三塊木條再思想這個問題。

“他們為什麼不吃豬肉？”荷西笑起來。

“那是宗教的問題，不是生活形態的問題。”[url=https://ameblo.jp/duahei/entry-12313883032.html][color=white][size=1px]FIC[/size][[/color][[/url]

“你為什麼不愛吃駱駝肉？基督教不可吃駱駝嗎？”“我的宗教裏，駱駝是用來穿針眼的，不是當別的用。”“所以我們還是要有傢俱才能活得不悲傷。”

這是很壞的解釋，但是我要傢俱是要定了，這件事實在使我著愧。

第二日荷西不能來，那一陣我們用完了他賺的薪水，他拚命在加班，好使將來的日子安穩一點。

第三日荷西還是不能來，他的同事開車來通知我。

天臺上堆滿了兩人高的厚木條，我一個早晨去鎮上，回來木堆已經變成一人半高了，其他的被鄰居取去壓羊欄了。

我不能一直坐在天臺上守望，只好去對面垃圾場撿了好幾個空罐頭，打了洞，將它們掛在木堆四同，有人偷寶貝，就會響，我好上去捉。

我還是被風騙了十幾次，風吹過，罐子也會響。[url=http://loeope.iblog.com/2016/08/01/abeunt-studia-in-morse/][color=white][size=1px]FIC[/size][[/color][[/url]

那個下午，我整理海運寄到的書籍紙盒，無意間看到幾張自己的照片。

一張是穿了長禮服，披了毛皮的大衣，頭髮梳上去，掛了長的耳環，正從柏林歌劇院聽了《弄臣》出來。另外一張是在馬德里的冬夜裏，跟一大群浪蕩子（女）在舊城區的小酒店唱歌跳舞喝紅酒，我在照片上非常美麗，長髮光滑的披在肩上，笑意盈盈——。[url=http://qusuwiri.hatenablog.com/entry/2017/07/05/103437][color=white][size=1px]FIC[/size][[/color][[/url]

我看著看著一張一張的過去，丟下大疊照片，廢然倒在地上，那對心情，好似一個死去的肉體，靈魂被領到望鄉臺上去看他的親人一樣悵然無奈。

不能回首，天臺上的空罐罐又在叫我了，我要去守我的木條，這時候，再沒有什麼事，比我的木箱還重要了。

[url=https://buiernizi.wordpress.com/2016/01/13/時機不是等就一定的有的][color=white][size=1px]FIC[/size][[/color][[/url]